

香樟树下悲欢离合 见证至善至美女儿心

三女性风雨人生路 诉说晶莹剔透一段情



三十二集同名电视剧

由中央电视台强力推出

香樟树

《亲情树》姊妹篇

* 郭新强 文学策划
* 顾伟丽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香樟树下悲欢离合 见证至善至美女儿心
生死相依 泪洒 晶莹剔透

香樟树

《亲情树》姊妹篇

三集同名电视剧
由中央电视台强力推出

* 郭新强 文学策划
* 顾伟丽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樟树/顾伟丽 著,郭新强 文学策划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10

ISBN 7-5354-2889-4

I. 香…

II. ①顾…②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5239 号

责任编辑:刘 青 尹志勇

责任校对:梁 风

封面设计:阳光创意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4.625 插页:1

版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50 千字 印数:1-20000 册

定价:24.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题记：世界上有一种感情很奇妙，瞬间迸发的热情促使她们相遇相识，令她们一辈子彼此深信。她们共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甜蜜而青涩的恋爱时节以及成家立业的艰难时日。她们坦诚相待、互相帮助；她们一同欢笑、一起落泪，彼此为一种与众不同的默契而深感快慰。

然而人生总是变化无常，但这种变化却往往美丽着，并逐渐成为她们的命运。命运的安排任谁都无法改变，然而在相携相伴共同走过的路程中，她们永远不悔，生命中的香樟树见证着那一份执着并纯净的友谊，直到永恒。

1992年。初春。

申江大学的操场上，校运会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着，大喇叭中不断地在报着各项比赛的成绩。郁郁葱葱的校园，活力四射的赛场，青春飞扬的脸庞，这里的热烈气氛让操场边那棵有着几十年树龄的大香樟树也跟着一起舞动起来。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和朝气，仿佛预示着一段美丽故事的开始。

几个穿着运动服的女大学生在香樟树的树阴下做长跑前的准备动作。司马小杉和陶妮也在其中，吴芳芳在一边为陶妮拿着衣服。她们几个都是中文系毕业班的学生。

小杉把腿压在树旁的栏杆上，阳光下，她的动作十分潇洒漂亮，年轻秀丽的面庞上却隐藏着些许的自信和孤傲。芳芳叽叽喳喳地在跟陶妮说着什么，两人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这和一旁小杉的沉默和孤单形成鲜明对比。

陶妮弯腰踢腿，原地踩踏双腿，动作有些夸张唬人，嘴里还“嗨嘿

嗨嘿”地为自己鼓劲。陶妮每做完一个动作，芳芳就冲上去给她咬一口巧克力，两人亲密得有些滑稽。一旁的小杉见状不由得偷偷地笑了，这个笑容里包含着明显的不屑。蓦地瞥见陶妮她们在回头看她，小杉马上恢复了一贯冷傲的神情，把目光转向别处。

毕业班辅导员周老师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只见她挺着个大肚皮，已是身怀六甲。“1500米跑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快到操场上去吧。陶妮，司马小杉，今天就看你们俩的了，我们系拿分就全靠你们了。”陶妮拍了拍胸脯：“周老师，你放心，我今天一定争取拿第一。”小杉压根儿没有理会身边的陶妮，对着周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呆会儿您就看我的吧，这个第一我拿了。”说着挺着胸膛往操场方向走去。

陶妮和芳芳不服气地看了她一眼，芳芳一边走一边把一大块巧克力全塞进陶妮的嘴里，她悄悄地和陶妮咬着耳朵：“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我刚才听二班的同学说这次比赛谁如果得第一的话，在评优秀毕业生时可以加分的。如果评到优秀毕业生就可以自己挑选工作了，你知道吗？司马小杉的学习总评分快赶上你了。所以，今天你一定要打败她。”陶妮胸有成竹地握了下拳头：“一定！”

1500米跑起跑线处，陶妮和司马小杉站在两条相邻的跑道上，互相看了一眼，彼此给予不甘落后的目光。陶妮前额的头发落了下来，她使劲地往耳朵后面别，芳芳见状赶紧从自己头上拿下一个发夹冲过去替陶妮夹上。

此时裁判在吹准备哨了，芳芳还挡在小杉跟前，小杉烦躁地皱起了眉头：“你快点让开行吗？挡住我了。”

芳芳一边往外面退一边嘟哝着：“这不还没开始吗？”

发令枪响，跑道上的女孩子们在一片呐喊助威声中冲了出去，各系的啦啦队也立刻开始挥舞小旗，扯开嗓子，各显神威。

陶妮和小杉互相追得很紧，她们几乎一直是在并排跑着。芳芳跑到操场中间穿过来穿过去地追赶着她们，为陶妮喊着加油。

一圈下来，小杉渐渐地把陶妮甩在了后面。眼看着陶妮和小杉之间的距离拉大，芳芳急得快哭出来了。忽然前面的小杉不知为什么脚步乱了一下，一个趔趄把自己绊倒在地，她重重地摔在了跑道上。旁边观战的同学顿时发出了一阵惊呼。陶妮闻声，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朝小杉奔

去。此时，另一个系的女生冲破了红线，她的啦啦队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陶妮扶起了小杉，只见她的脚扭了，下巴也磕破了，一脸的狼狈。芳芳奔过来帮忙，周老师挺着个大肚子也急急地往这边走过来。

陶妮着急地看着小杉：“你怎么样？摔哪里了？摔坏了吗？”小杉没好气地回应：“你傻啊？你停下来干吗呀？你要是不停的话就是今天的第一名！”陶妮没有理会小杉的无礼，只顾把她扶到了芳芳推来的自行车上，往校医院赶去。

医院里，陶妮为小杉挂号。她接过护士递过来的病卡，无意间看了一眼，这一看可了不得，陶妮脸上立刻露出十分吃惊的神色。她拉了拉芳芳，芳芳凑过来一看，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天啊，这难道是真的吗？

她们俩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小杉。小杉奇怪地问：“你们这是怎么啦？”陶妮笑了：“司马小杉，你的生日是1970年4月28日？”“是啊，怎么啦？”芳芳不相信似地说：“你真的是4月28日生的？”“没错啊，有什么问题吗？”陶妮激动地说：“你知道吗？我和芳芳也是70年4月28日生的。”

这下轮到小杉露出了惊讶激动、不可思议的神色来。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和我同天生日的人呢，想不到现在一下子碰到两个。”芳芳无法抑制心里的喜悦：“是啊，当初我和陶妮刚发现我们生日是同一天的时候，我们也激动得半死，没想到我们年级还有一个4月28日出生的。”陶妮说：“就是啊，你怎么藏得这么好？要早知道的话，我们早就去找你了。”

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透着欣喜，都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刚刚在操场上，我们还把你当成我们的敌人呢，”陶妮不好意思地笑，“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周老师从里面走了出来，看到她们三个笑得前仰后合，“干吗呢你们，笑得这么开心？我已经跟蒋医生打好招呼了，你们快进来吧。”

陶妮关心地看看小杉：“来，我背你进去。”小杉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不，不用，我太沉了，你背不动的，我还是自己单脚蹦进去吧。”“嗨，你还跟我客气什么，你也不想想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我背你，我背你！”陶妮不由分说就把小杉背了起来，她们一起往骨科走去。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司马小杉便理所当然地加入到陶妮和吴芳芳之间。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缘分把她们三个很自然地系到了一起，没过几天，司马小杉便搬到了陶妮、吴芳芳寝室的空床上。两个星期以后，三个女孩已经好得难分彼此。在陶妮和吴芳芳眼里，司马小杉不再是那个孤傲清高、冷冰冰的“敌人”了，在她们的悉心照料下，小杉的腿恢复得很好。而凑巧的是，就在小杉拆下石膏后的第三天，迎来了她们共同的生日。

4月28日这天下午，一辆黑色的“凌志”小车停在女生宿舍门口，司马小松从车里走了出来，他那俊朗的外貌，时髦的穿着，让过往的女生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

司马小松刚走到楼门口就被管门阿婆堵住了：“哎，你要上去找谁？”“我找216室的司马小杉。”“男的不好随便上楼的，你在这里等一等，我给你打电话上去。”管门阿婆打电话，寝室里没有人接。阿婆说：“你看房间里没有人。”

这时一阵欢叫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司马小松竖起耳朵听了听，他自言自语道：“不对啊，我像是听到她的声音似的。”小松走到门外抬头往上看，他断定那些欢笑声就是从二楼淋浴房的窗户里传出来的。

小松的判断没错。此时，在二楼淋浴房里，小杉和芳芳、陶妮三个女孩刚刚洗完澡在换衣服。芳芳动作麻利地穿着衣服，挑衅地冲着陶妮和小杉说：“我们比一比，看谁第一个出去。”

陶妮和小杉也裹着大毛巾冲了过来，她们见芳芳已经穿好衬衣准备套外面的毛衣了，陶妮便一把抢过来将毛衣扔给小杉，芳芳到小杉那儿抢，小杉又把毛衣扔给了陶妮，几个回合中，陶妮和小杉的衣服倒是都穿得差不多了。

芳芳大呼小叫：“你们这两个赖皮，快把衣服还给我！”陶妮和小杉仍然一边欢叫一边把芳芳的衣服扔来扔去的。陶妮嚷着：“不给不给就是不给。”小杉大笑：“过来呀，过这边来拿吧。”

芳芳把小杉逼到墙角，小杉将芳芳的衣服朝着陶妮那边用劲一扔，因为用力过猛，陶妮没有接住衣服，那件毛衣直接就从陶妮身后的窗户里飞出去了。

三个人都愣了一下，芳芳冲到窗边往下看。毛衣飘飘悠悠地正好落到了站在楼下的司马小松的头上。司马小松从自己的脑袋上拿下毛衣，抬头往上看去，他和芳芳的目光对到了一块儿。

芳芳的漂亮让司马小松眼睛一亮：“这是你的毛衣吗？”芳芳点头说：“是。麻烦你帮我拿一下，我马上下来取。”

小杉和陶妮闻声也凑到窗前往下看着。司马小松看到了小杉，微笑着摆手和她打招呼。小杉皱皱眉头：“嗨，是你啊，快把衣服给我们拿上来。”陶妮好奇地打听：“这是谁啊？是你男朋友吗？”小杉没好气地说：“是我二哥。不知道他今天来凑什么热闹。”

司马小松是来叫小杉回家过生日的。当小松在小杉的寝室里说出这个意图时，小杉露出一脸的不耐烦：“哥，我今天真的不能跟你回家了，我们三个早就约好了，今天要一起出去吃饭唱歌庆贺生日的，你看我们正准备出发呢。”

小松耸耸肩：“可是妈让我叫你回家，我完不成任务回去不好交待啊。”“那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我今天是不会跟你走的，我劝你还是快点回去吧，你一直这样坐着人家多不方便啊！”小松还是坐着不动，小杉白了他一眼，拿了张手纸塞在口袋里往外走了出去。

陶妮和芳芳一时觉得有些尴尬，不知该跟小松说什么。小松的目光一直盯着正在梳头的芳芳看着，芳芳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起来。

小松站了起来：“哎，你们俩帮我劝劝小杉吧，她已经有三年没在家里过生日了，她这几年回家的次数也是数得清的，我们家尽管很开明，父母对我们都很宽松，但不瞒你们说，我妈妈其实心里非常失落，她毕竟是小杉的亲妈妈啊，你们说是不是啊？她生下小杉总还应该有些苦劳吧？小杉她不给我们全家祝贺她生日快乐的机会，也该来慰问慰问妈妈吧？”

陶妮和芳芳面面相觑。小松继续游说：“我知道你们有些为难，因为你们都已经约好了要一起出去的，可是，你们可以一起到我们家去啊，我们家什么都有，也照样可以唱歌，玩游戏，聊天的，怎么样？今

天就算是我代表我们家里所有的人向你们发出邀请了，你们考虑一下好不好？”

陶妮和芳芳又对视了一眼。芳芳犹豫着：“这个……”“别犹豫了，既然你们和小杉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好朋友，你们就替她拿一回主意吧。就这么说定了好不好？”

小杉从卫生间回来，不见了哥哥，以为他讨了个没趣走了，当她知道陶妮和芳芳自作主张答应了小松的要求后，她的脸色顿时变了，“你们俩也太自作主张了吧，你们又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况，要去你们自己去好了，我是不会回去的！”

陶妮和芳芳没料到一片好心换来这样的结果，她们都委屈地拉下脸来，不再作声。

她们就这样沉默着，寝室里的气氛变得那么尴尬。小杉意识到自己的态度有些过分，她率先打破沉默开始说话。“都四点半了，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陶妮和芳芳都没有作声，小杉只得换了笑脸去逗两人说话，“我说你们别生气了好不好？我听你们的话回去过生日还不行吗？”陶妮和芳芳这才露出笑脸。

小杉的家位于申城有名的三角花园附近。这是一座有如世外桃源般的院落，院子里那青翠的草坪和苍绿的老树，簇拥掩映着一幢独立的欧式别墅，花园里那个漂亮的喷水池，显出了住在这里的主人不凡的身价。陶妮、芳芳跟着小杉一走进院子，她们就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她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喧哗的闹市中竟然藏着这样一座华丽而幽静的庄园。

司马小松从里面迎了出来，他热情地把她们三个请进了客厅。陶妮和芳芳在这富丽堂皇的客厅中显得有些拘谨，倒是小杉不以为然地给她们介绍坐在沙发上的大哥司马小柯和他的女朋友徐影。小柯招呼她们坐下。陶妮和芳芳好奇地左顾右盼，兴奋地咬着耳朵窃窃私语。

楼上传来脚步声，小杉的爸爸妈妈从上面走了下来。小杉的爸爸穿得很朴素，他的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而小杉的妈妈夏心洁的衣着却十分的华丽光鲜，尽管她也一直在微笑着，但脸上硬硬的线条在无意中泄

露了她的自负和固执。

芳芳惊异地看着小杉的母亲，小声地自言自语：“这不是心洁化妆品公司的老板吗？她怎么会是小杉的妈妈呢？”陶妮也是同样的惊异：“就是啊，我还一直以为她只有三十几岁呢，想不到……天哪！”

大家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陶妮和芳芳还在怔怔地看着夏心洁。陶妮对芳芳耳语了一句什么，芳芳笑了，陶妮也忍不住吃吃地笑了起来。

夏心洁似笑非笑地看着眼前两个和自己家中的氛围格格不入的女孩，眼中尽是不屑。小杉看看母亲，从座位上倏地站了起来：“可以吃饭了吧，走，我们去餐厅。”

司马家的餐桌上放着长长的烛台，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放在餐桌的中央。芳芳惊喜地看着蛋糕：“呀，真漂亮！”陶妮也很激动：“这个蛋糕这么高级啊，居然把我们的名字都写上去了！”

晚饭的过程中陶妮和芳芳一直显得有些拘谨，一直到晚饭后切蛋糕的时候，她们才开始放松下来。

小杉切的蛋糕，她随手递了一块蛋糕给小松，那块蛋糕上正好有一个“芳”字，小松伸手拉了拉芳芳，指着自己面前的蛋糕示意芳芳看：“你不介意我吃这块蛋糕吧？”

芳芳没明白怎么回事：“放在你的盘子里的，当然是让你吃的。”

小松潇洒地咬了一口蛋糕：“芳香可口，好吃，好吃。”说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芳芳，芳芳被他看得不太自然，低下头去切蛋糕。夏心洁把这一幕摄录在自己的眼睛里，没有出声。

这边，陶妮将一块蛋糕递给司马小柯：“小柯哥哥，给你一块最大的。”小柯没有马上去接蛋糕，他认真地看着陶妮，指指自己的鼻子。

陶妮不解地“嗯”了一声，凑到小柯跟前看他的鼻子。小柯赶紧指指陶妮的鼻子，陶妮一摸才发现自己的鼻子上全是奶油，她伸手抹了一点奶油涂在芳芳和小杉的脸上，然后哈哈地笑了，活像是一个没长大的疯丫头，严肃的小柯不禁也被她逗乐了。

小松为三个女孩儿递上纸巾，其他人一边吃着蛋糕一边看着她们笑着，只有司马的母亲似笑非笑地坐着，一脸城府。

陶妮悄悄地拉拉小杉，对她耳语道：“小杉，我觉得你们家里人都挺好的，我挺喜欢你们家的。”小杉不以为意地回应：“是吗？”

一直坐着没有声响的夏心洁发了话：“小杉，今天过生日你怎么也不把你的男朋友带回家来？你也应该让我们见见他了吧？”“哦，我知道你今天让我回家就是为了要考察他吗？可惜他回美国办事去了。要到下个月才能回来。”小杉垂下眼睛，淡淡地说。夏心洁不满地白了小杉一眼，转过脸朝陶妮和芳芳露出一个微笑：“你们俩怎么也没把男朋友带来？过生日的时候拆散你们多不好。”陶妮和芳芳笑笑回答：“我们还没有男朋友。”“哦？是吗？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找男朋友啊？”

陶妮傻乎乎地笑了笑。芳芳赶紧接上话茬：“我们还都年轻，不急着想男朋友。”“你看人家的想法多成熟。我们小杉啊，别看她平时风风火火的，其实还挺幼稚的，好多问题都考虑不周的。”小杉不满意地打断道：“妈，你拐着弯又想说什么？”“我拐什么弯，我就想说你的这两个同学比你懂事儿。”“这没错。”

看到母女俩几乎又是剑拔弩张，小杉爸爸赶紧换了话题：“陶妮，你这名字取得很有意思，有点大俗大雅的意思。”陶妮自豪地笑笑：“这是我爸给我取的，我哥叫陶汉，我爸说了家里一个汉子一个妮子，挺好的。”

夏心洁抢白：“那你爸妈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爸在菜场做营业员，我妈没有工作，我哥在公交公司开车，他最近想去开出租，正在想办法托人通路子呢。”“哦，”夏心洁若有所思，又转向芳芳：“那你呢？你家住在哪儿啊？”芳芳老实地回答：“我家在安徽，我妈妈是从上海过去的第一批知青。”“那你爸爸妈妈在安徽做什么工作的？”“我没有爸爸妈妈，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在一次地震中去世了，我在安徽是跟着姑姑长大的。”“哦，那你姑姑和姑父是干什么的？”

小杉的脸上已经挂不住了，她竭力控制着自己的脾气，把勺子往桌上一放：“妈，你调查户口啊？我吃完了，喂，你们俩吃完了没有，吃完了我带你们去玩。二哥，你不是在家里搞了一套高级音响吗？你带我们去唱卡拉 OK 好不好？”小松站起来：“可以啊。”芳芳两眼放光：“你们家里真的可以唱卡拉 OK？真的吗？你们家太伟大了。”

三个女孩来到司马小松的房间，小松为她们打开电视，陶妮自告奋勇拿过话筒就开始唱歌，她唱得完全不着调，终于自己也听不下去了，把话筒塞到芳芳手里：“你接着唱吧。”

芳芳一亮嗓子就把司马小松吓了一跳，他仔细看了看，怀疑是不是把原声放了出来。小松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芳芳，等芳芳唱完最后一句，小松忍不住为她鼓起掌来：“你唱得太好了，受过专业训练吗？”芳芳不好意思地笑笑：“小时候跟着我妈学过发声和运气。”陶妮在一边帮腔：“人家可是在歌唱比赛中得过大奖的。”

小松恍然大悟：“怪不得，你唱得胜过我歌厅里请的任何一个歌手，长得也胜过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怎么样？到我歌厅来给我捧捧场吧，我给你高薪。”“好啊。”芳芳随口应着。小杉在一旁很严肃地打断他们：“芳芳，不要去。那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小松不满地对着小杉：“什么叫这种地方，我们歌厅的牌子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在我们歌厅唱歌绝对不会跌你身份的。”

这时，司马小柯悄悄地走到门口，他是奉妈妈之命来叫小松的。陶妮却调皮地一把拉住小柯叫他唱歌，小柯推托，两个人拉来扯去，搞得小柯一脸的狼狈。还是小杉来打了圆场：“好了，陶妮，我大哥是拿手术刀的，他不习惯拿麦克风，你就饶了他吧。”小柯赶快把话筒塞回到小杉手里：“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唱，继续唱。”小柯说着便落荒而逃。他和小松完完全全是两种风格，一个过于斯文，一个过于奔放。

陶妮和芳芳提出去洗手间，小杉便带她们去客人卫生间。芳芳对刚才小松的话念念不忘，问小杉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到歌厅去唱歌，小杉严肃地告诉芳芳离她那个风流成性的二哥远一点，不要把他的话当真。芳芳看到小杉认真的样子也就不再敢问下去，心里却直犯嘀咕。

小杉发现客人卫生间的灯坏了，便把她们带到楼上的一个干湿分离、装饰豪华的卫生间。一走进卫生间，陶妮便瞪大了眼睛：“天哪！这个卫生间抵得上我们家的一间屋子了，这个浴缸抵得上一张床了。”

芳芳看着台盆边上整套的名牌化妆品，脸上露出羡慕的神情。她拿起一个看了看，吐了吐舌头，又轻轻地放下了。

这时夏心洁推开房门往房间里走去，司马小松跟在后面。隔着玻璃门，两人交谈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

“瞧你妹妹交了两个什么朋友，疯疯癫癫的毫无教养，我告诉你，你少和她们掺和在一起。”“怎么啦？妈，你不喜欢她们啊？”“你觉得她

们两个讨人喜欢吗？我一直认为气质是写在脸上的，出身是刻在身上的。这两个女孩子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不是什么好人家出来的，果不其然她们一个家里是卖菜的，一个是没爹没妈的苦孩子，这种家境的女孩子你可碰不得，沾上了，你可就会惹上无穷无尽的麻烦的，你记着司马家的孩子找对象必须是门当户对的。”“妈，你紧张什么，好像我真的要去对人家怎么样似的。”“哼，我还不知道你的脾气，看到漂亮女孩儿头就发晕，我刚才看你在那个叫芳芳的女孩儿面前骨头轻得不得了。所以就要敲敲你的警钟。”“妈，你把我看成什么啦？好像我就是个刚刚进城的乡巴佬一样。我怎么可能看上她们呢？”

卫生间里，三个女孩子顿时都变了脸色，小杉一甩手里的毛巾就冲了出去，直直地站在妈妈面前，怒气冲冲地看着她。夏心洁被吓了一跳，她站起身，走到卫生间看了看，只见陶妮和芳芳委屈地站在那儿。一下子，场面变得十分尴尬。夏心洁故作镇定地轻描淡写：“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妈妈、二哥，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太不尊重我的朋友了，你们应该对我的朋友道歉。”小杉怒气冲冲地对着他们。

夏心洁故意转移话题：“你们没事干吗跑到我的卫生间里来啊，你不知道我是最不喜欢别人用我的洗手间的吗？楼下洗手间坏了吗？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这种样子其实是很不礼貌的。”

陶妮委屈地一把拉过芳芳：“我们走，芳芳，我们以后再也不来这儿了。”两人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小杉也赶紧追了上去：“等一等，你们等等我。”追到门口，小杉转过头来，恨恨地瞪着妈妈和哥哥：“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你们真的太让我失望了。”小杉说着便冲了出去，留下一阵重重的脚步声。

回到了学校，来到香樟树下。自从她们三个好了以后，她们总喜欢到香樟树下聊天，她们都非常喜欢这棵香樟树散发出的特殊香味。现在，三个女孩各怀心事，不言不语。

小杉狠狠地踢着脚边的小石头，“我说不去不去的，可你们偏要去。你看弄成这样，真的气死我了！”陶妮也是委屈万分：“我们怎么知道你妈妈会这么看待我们，我们也没想跟你哥怎么样啊，她干吗这么紧张，还这样攻击我父母。就算她自己出身好门第高，也不能这样不尊重别人

啊。”“她出身好？门第高？算了吧，我看她是彻底忘记自己的过去了，忘了她自己是以前以什么起家的，我倒还记得我小时候帮她一块儿在马路边卖黄豆芽的情景呢，后来她为了要得到一张方子，到一个老中医家去当保姆，一做就是一年，她后来就是靠着那张方子才发了大财。所以你们千万别把她说的那些话当回事，就当她是放屁，别理她就是了。”

陶妮和芳芳没想到小杉会这么不留情面地说自己的妈妈，她们看着小杉惊讶不已，肚子里的气倒是一下子消了个精光。“你别这么说你妈妈，她为你哥哥考虑也是正常的，再说我们的家境是不好嘛，你妈妈说得也没错。”芳芳居然为小杉的妈妈和哥哥说起话来。

陶妮附和着：“是啊，我们也没想过要和你哥好，所以她的话是伤害不到我们的，她爱说就去说好了，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嘛。”“你这又是在说气话气我，我知道你们两个现在都在心里面恨死我了，”小杉委屈地放低声音，“我真怕被我妈这么一闹腾，我们三个会被她搅散了。”陶妮拍拍小杉的肩，豪气十足地说道：“这怎么可能呢？你怎么会这么想，你也太小看我们了吧，我们就这么经不起考验吗？”“是啊，我们如果就为了这点小事闹崩了的话，岂不被人笑掉大牙。”芳芳挽住小杉的胳膊。

小杉这才舒了口气：“你们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说实在的，我这个人从小到大一直是喜欢独来独往，可是自从认识了你们俩以后，我突然觉得以前一个人的时候挺没劲的，我还挺希望我们三个以后能一直这样好下去，你们说有这个可能吗？”“当然有啦，为什么没有？我发誓我会和你们俩好一辈子的，不管碰到什么事，我都不和你们俩散伙。”陶妮举起手发誓。“我也发誓。”芳芳学着陶妮。小杉被陶妮和芳芳的模样逗笑了：“那我也发誓吧。”“以后我们三个人一定要做到无条件地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你们觉得怎么样？”陶妮转过头问她们。“对，我们要同喜同悲、同舟共济、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生同死……”芳芳皱着眉头想说出更多的词。小杉用胳膊肘碰了碰芳芳：“哎，同生是碰巧，同死恐怕太难了。做不到的事情不要瞎说。”芳芳很乖巧地“哦”了一声。

此时，她们三个谁也没有想到，香樟树下的这个嘻嘻哈哈的誓言竟会成为她们之间一辈子的生死承诺。

“对了，我准备了好东西给你们。”陶妮从包里拿出三个石头刻成的

小狗挂件，每人一个放在各自的手里。芳芳和小杉拿着小狗一看，脸上露出了欢喜的神色。

“呀，这石头小狗这么可爱。”“让我看看你的，呀，还不是一样的。”陶妮自豪地说：“那当然喽，这个聪明的小狗是小杉，这只漂亮的小狗是芳芳，这只傻乎乎的小狗自然就是我了。……生日快乐，聪明的小杉！生日快乐，美丽的芳芳！”芳芳和陶妮相视一笑：“生日快乐！调皮的陶妮。”

三个女孩儿在香樟树下追着笑着，那棵香樟树在月光下显得如此圣洁和美丽。

二十二岁的生日就在这样一种紧张又释然的气氛里结束了。对于司马小杉来说，和母亲的争吵已经不是第一次，但是两个好朋友的不离不弃却让她感到难能可贵。时间依旧在一分一秒中流逝，谁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对于这三个女孩来说，还有什么比彼此信任、彼此坦诚相对更加快乐的呢？

晨跑是陶妮的爱好，每天早上小杉和芳芳还窝在床上的时候，陶妮就在操场上一圈又一圈地和自己较劲。

这天早上，陶妮身后一直有个气质独特的小伙子在跟着她跑，这就是韩波。陶妮不认识他，所以觉得奇怪。韩波大方地冲陶妮笑笑，陶妮不太自然地咧咧嘴。

又跑了一圈，韩波已经是气喘吁吁，他拼命地赶着陶妮：“喂，你耐力挺好的，很少看到女孩子这么能跑的。你是体育系的吗？”“我是中文系的。”“你是哪一级的？”“毕业班的。”“是吗？你是中文系毕业班的？那咱们真有缘分啊。”韩波一边喘气一边说话。“你是哪个系的？”“我也是中文系的。”“是吗？你是哪一班的？”“我也是毕业班的。”

陶妮觉得自己被骗了，心想毕业班就那么多人我还能有不认识的？她白了韩波一眼，一发力快步往前跑去。韩波还是死盯着她不放。

“喂，你打算再跑几圈停下来？”“干吗问我这个？”“我比你晚开始，我想我不能比你先停下来吧？能不能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停，让我有点希望。”陶妮得意地冲他乐：“一时半会儿还不想停，我劝你还是趁早到一边歇着去吧。”韩波挤出一丝笑：“你歇了我再歇。”

两人继续跑着，不一会儿都累得大汗淋漓，筋疲力尽。陶妮终于跑不动了，她停了下来，韩波也在她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们趴在栏杆上喘着粗气，互相看着，都忍不住大笑。

晨跑过后，陶妮在食堂发现了她最钟爱的叉烧包，她给自己买了两个，还给赖床的芳芳和小杉买了四个。

陶妮坐在餐桌前很快就吃完了自己的那一份，她犹豫了一下又拿起小杉她们的那份，想了想她又放了回去。她对着那四个包子看了半天，最后她舔了舔嘴唇，像是下了决心似的又拿起一只包子咬了一口，很快她就决定放开肚子吃，那另外的几个包子被她几口就全吃完了。陶妮揉了揉自己的肚子，满足地呼了一口气。抬起头来，她一下子愣住了，只见韩波坐在她的对面，张着嘴，吃惊地看着她。

陶妮也张着嘴呆呆地看着他：“怎么又是你？”韩波笑了：“看你吃饭是一种享受啊，现在已经很少看到女孩子吃这么多的。”陶妮有点不好意思：“本来是要给我的两个好朋友带回去的，想不到全吃完了。可能是今天早晨的运动量太大了，我得再去给她们打一份。”

陶妮慌乱地站起身离开，她走了几步想了想又回过头来。只见韩波还在看着她笑着。“喂，你是不是在笑话我？”“怎么会呢？我特别欣赏女孩子能吃能动的，充满活力，不好吗？”

陶妮盯着韩波看着，认真地判断着他话的真伪，“可我还是觉得你在笑话我。”陶妮小声地嘟哝了一声后扭头走了。韩波看着她的背影开心地哈哈大笑。

当天晚上，陶妮走出图书馆时才发现外面下起了大雨，她没伞。只能站在门口看着外面发呆。这时韩波从她身边走过，他也没有带伞，可他却毫不犹豫地一头扎向雨中，“喂！”韩波在雨中回过头来，看到了陶妮：“嗨，怎么又是你。一起走吧。”陶妮指指天，示意雨还没停。韩波潇洒地耸耸肩：“没事的，沐浴一下春雨，有多好啊。快出来吧。”

陶妮犹豫着。“快走吧，一会儿等这儿全楼的灯都灭了，你一个人在这儿会害怕的。”“我倒是不害怕一个人，但是我最害怕听打雷。”“我说你这个人太不解风情了吧，你难道不认为春天里的雷声是最动听的声音？盼都盼不来呢。走吧，我送你到宿舍，碰到打雷我来保护你。”

陶妮鼓鼓勇气，迈出脚步走到雨中，雨一下子把她浇湿了，她狼狈地用手擦着自己的脸。韩波笑了，她自己也笑了。韩波和陶妮在操场上从从容容地走着，韩波看看陶妮：“怎么样？在雨中从容走路的感觉还不错吧？”陶妮点点头：“嗯，挺不错的。”“所以人有时候要换一种活法，碰到下雨不一定只有躲雨或在雨中慌忙奔跑这两种选择的。”

这时他们走过那棵香樟树，韩波跳起来从树上摘下一片树叶递给陶妮：“送给你，对你的勇敢小小地奖励一下。”陶妮开心地接过树叶：“我觉得你这个人挺浪漫，也挺深刻的，你到底是哪个系的？”韩波神秘地笑了笑：“以后你会知道的。”“以后如果碰不到了呢？”“不会的，以后一定会有很多碰面的机会的。”“你天天都会到操场上晨跑吗？”“是的，我会的。”

陶妮心里暗暗高兴，这时天空划过一道闪电，紧接着传来轰隆隆的雷声。陶妮吓得惊叫一声，她一下子冲到了操场边的一个亭子里，抱住了一根木头柱子缩着头吓得瑟瑟发抖。

韩波走近她：“你真的这么害怕？你看上去不应该是一个很胆小的女孩子。”陶妮带着哭腔：“我就是怕打雷，别的我什么都不怕。”韩波走过去轻轻地拍拍她的背：“好了，不要怕了，现在没事了。”

陶妮刚刚抬起头，这时又一个雷声打过来，陶妮又惊叫一声，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抓起韩波的两只手就把它们捂在自己的耳朵上。看着陶妮头发乱糟糟的奇怪模样，韩波忍不住想笑。

几个雷打过去后，天空恢复了平静，陶妮还抓着韩波的手，缩着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韩波看看天空，靠近陶妮的耳朵：“这下真的过去了，没事了。”

陶妮慢慢抬起头，这时她发现自己还抓着韩波的手，她脸一红慌乱地把韩波的手扔掉了：“对不起，再见。”

陶妮头也不回地往宿舍方向奔去，她一头钻进门洞里。陶妮浑身透湿地走上楼来，当她推开寝室的门时，把芳芳和小杉吓了一跳。

小杉上下打量着她：“陶妮，你怎么淋成这样？”陶妮站在那儿，傻乎乎冲着她们笑着。芳芳把陶妮拉了进来，她递过一块毛巾去：“快擦擦，瞧你，身上都湿透了，连毛衣也湿了，你干吗不躲躲雨啊？”陶妮还沉浸在刚才的喜悦里：“干吗要躲雨啊，沐浴一下春雨多好啊。”小杉